

新时代之光

—

每到周末,我便坐单位的大巴从狮山出发——这是佛山西部的一个小镇。大巴先走一段广三高速,再转入沈海高速广州支线,没跑多久就进入广州环城高速。这一段路,大巴行驶的速度没有刚才那么快——车流汹涌,逼迫得你要慢下来,甚至走走停停。但时候不长,大巴又转入华南快速干线,这是要跑的最后一段高速,只有几公里,之后,大巴从中山大道收费站出来,进入广州城区。听起来路况复杂,其实简单,常跑这条路的人,一个小时都用不上;路程也不算长,不到五十公里。

大巴不会把每个人都送到家门口,市区有几个“站”。我在华南师范大学门口下车,再走到对面换乘公交车。我要回的地方是广州开发区,在广州东部,距离市区不到三十公里。广州是个大城,市区的概念很宽泛——从南至北,由东到西,越秀是市区,海珠是市区,天河也是市区。我下车的地方差不多是黄埔区和天河区交界之地。

我说的市区就指的这儿。

等车的都是年轻人,我那时也是年轻人。人很多,都刚下班,又是周末,一脸松懈,又一脸快乐。夏天,天热,但广州的热不像北方的热,是湿漉漉潮乎乎的热,湿漉漉潮乎乎的热遇上青春洋溢的脸,在夕阳的光影里,尤其那些女生,个个肤如凝脂,面若桃花。

这时候是晚上七点;有时早一点,有时晚一点。我的肚子“咕噜噜”地叫了一声。我给妻子打电话说正在华师对面等车,还要一点时间才能到家。公交车的班次虽然排得很密集,但由于这里是过路站,车进站时已经超负荷,车厢里塞满了人,密密麻麻;车门打开,竟无一人下来。我踮起脚尖远远地望了一眼,心生畏惧。有人硬着头皮往车厢里贴,先贴上去,再挤,挤一挤,动一动……一次能上去两三个人。我不是怕挤,可我背着很沉的电脑包,我怕我挤上去可电脑包没上去,或者电脑包上去我没上去。

在周末要等到一辆空荡荡的公交车是没有可能的。我从七点等到八点,等到华灯初上,万家灯火,人头攒动的候车景象才算有了一点缓解。我上了车,站稳,一手抓住扶手,一手拽出纸巾,擦汗。衬衣湿透了,裤子湿透了,整个人都湿透了,湿气遇到车厢里的冷气,特别舒服,像小时候三伏天的中午吃了一根冰棍;很快,难受起来,浑身上下像裹着一层薄冰。

大巴开得很快,但速度刚起来,便要停,站站停,耗去不少时间。途中,我有了座位,饥肠辘辘的紧迫感一阵赛过一阵。我抱着电脑包,望着窗外,望着天,半碗月亮挂在天上,挺好看,星星不多,疏星寥寥。

大巴离市区渐行渐远,沿途不繁华,也没有多少高楼大厦;一段又一段路,甚至黑黢黢的。我想听听夜风,闻闻郊外的气息,但车厢是密闭的。车里很安静。两个小时之后,大巴开进开发区。曲终人散,倦鸟归巢。

下午五点上车,到晚上十点到家——我整整“飞”了五个小时。

二

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间,其实飞着

很多像我这样的候鸟。他们在广州工作,在佛山生活——或者,在广州生活,在佛山工作。

有的候鸟每天都扑棱棱地飞,不分季节,不论寒暑,不知疲倦。

我曾经的疲倦,其实不是因为 在佛山西部工作,在广州东部生活,看似遥远——与地域和距离无关,或者有关,但关系不大。与你选择的交通工具有关。单位的大巴有既定路线,城市的公交车也有既定线路,不能为某个人而随意改变。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实际距离不过七十公里。如果你驾着自己的车,由西及东,穿越橙红的夕阳,穿越两座常住人口加起来两千多万的城市,忽而佛山,忽而广州,忽而又回到佛山……手机短信不断地自动跳出“欢迎您……”在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里推开家门,闻到家常菜的香,是不是恍然有“若白驹之过隙,忽然而已”的壮怀?

那时,我还没车。

那时,也还没有“广佛同城”的概念。广州是广州,佛山是佛山。一个是省会,一个是地级市。广州的电话区号是020,佛山的电话区号是0757。广州的车牌号段是粤A,佛山的车牌号段有粤Y,粤E,粤X——竟然有三种。我是一只不留神从广州飞去佛山的鸟。但是,我发现,广州与佛山“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”——广佛接壤边界长约两百公里——不少广州人一抬脚就到了佛山地界,很多佛山人一抬脚也到了广州辖区,像以前分了家各过各的兄弟,有事没事互相串个门,唠唠家常。广州是大哥,佛山是小弟。

其实,广州和佛山以前就是一家人。广州古称番禺。公元前214年,秦统一岭南,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南海郡辖番禺等四县,郡治番禺。广佛两城,同根同源,同风同俗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言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。广佛居民,自古就有生意往来。我在撰写《陈启沅评传》这本书时,对陈启沅这位晚清商人有了深入了解,他是佛山西樵人,在家乡简村开办缂丝工业,他的工厂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缂丝厂,他也在广州扬仁南街开办了丝庄,直接与洋行打交道,销售自家产的蚕丝。

以前,广佛间的人来来往往,走陆路,陆路叫“广州城西渡海陆路”,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条贯通广佛的路,始建于明崇祯年间。由城西渡海南岸,经盐步、佛山、黄鼎、西樵、九江诸乡,落通顺德、新会、三水、香山诸邑。路有两米宽,铺的是麻石子。也走水路,广佛两城河涌,水道纵横,水网密集,水上交通虽然迟缓,但很方便。还走铁路,1901年12月,广东第一条铁路——广三铁路动工兴建,1904年全线竣工通车,全长48.9公里,起于广州珠江南岸石围塘,经三眼桥、佛山、小塘,西南至三水。每天有上万人坐着蒸汽火车来来往往,朝发夕至,朝至夕返,“老广”坐火车到佛山买菜,买鱼,买各色各样的“起地鲜”“起水鲜”——刚从地里挖的蔬菜,刚从水里捞的鱼,看着就活色生香,真是“空空两手去,手提肩挑还”。

那火车像广州人和佛山人的通勤专列。

2008年,国务院提出“强化广州佛山同城效应”;2009年,国务院要求“深入推进广佛同城化”。之后,广州、佛山签署

广佛候鸟

许 锋

《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》——广佛同城正式启动。

我则像是提前洞悉了季节变化的鸟,早早地开始在广州东和佛山西之间盘桓。我在周一清晨和周五夜晚,以夙兴夜寐的生活状态,聆听广佛同城的脚步声渐渐临近和清晰。

三

古老的广三铁路早已停止客运。如今,佛山市所属的三水居民去广州,有两条道可选,去三水南站坐高铁,二三十分钟即可到达广州南站,票价不到二十元;再从广州南站坐地铁到广州市区,半个小时左右可达。或去三水北站坐广佛肇轻轨,四十分钟到达广州火车站,广州火车站就在闹市之中,地铁四通八达。

佛山西部与广州中心城区的距离,被高铁和轻轨缩短到几十分钟顶多一小时之内。

我从三水北上了车。车票上没有座位号,不需要对号入座。这趟列车刚开通时我就坐过,那时乘客很少,整节整节的车厢空空荡荡,像乡村的集市赶上下雨的天,格外清冷。如今人多了,有的车厢甚至满员。列车从三水北开出,下一站是狮山北,再下一站是狮山,这里就是当年我这只候鸟的栖息之地。

列车上的人,有的是去广州逛街,逛北京路,逛天河城,看广州塔,就像当年广州人到佛山玩,买东西;有的属于候鸟,在广州与三水、狮山间往返;有的则在广州读大学,不用天天跑来跑去。高铁和轻轨让居民享受了同城之利。

居者有其屋。但年轻人的安居梦想在广州城里短时间难以实现,正如我当年也是住在开发区,而没能住到城里。在广州工作,在佛山西置业,同样一套房,省五分之三或五分之四,每天像一只候鸟似的飞来飞去,单程一个小时,你若觉得浪漫,就很浪漫,说不定能邂逅一段唯美纯真的爱情。你若觉得浪费时间,不妨读书,学习,轻轨比任何交通工具都平稳。你若觉得枯燥无聊,听一段相声,看一段喜剧,一天都开心。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,说给我西北老家的乡亲,可能觉得远;说给北京、上海的哥们,会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三水,三江汇流。珠江的两大支流北江、西江与绥江汇流此地,因而得名。

三江汇流,自然水多;水多,植物长得就好,空气就好。三水有一座森林公园,树木蓊郁,溪水潺潺,鸟鸣虫啣之声不绝于耳。开车进去,将车停下,人随意走,能走一天,鼻翼间时时充盈着草木潮湿和芳香的气息。

三水西南街道上,粤A牌的车渐渐多了起来,广州青年前来安家,我知道,他们已经做好了成为一只候鸟的思想准备,广州与三水之间一大片蔚蓝的天空,会任由其翱翔。

四

行走自由,确为同城之最大利好。广州与佛山间,七年前开通了一段地铁,那是2010年11月3日,广佛地铁魁奇路—西朗段开行。魁奇路在佛山市禅城区,西朗在广州市荔湾区。中间有一站,叫千灯湖。千灯湖在佛山市南海区。此南海非彼南海——我曾将“南海”当作“南海”——中国最深、最大的海。

我曾给外地人说起南海,有人竟听成海南。我连忙纠正——不是海南,是南海——知道黄飞鸿、叶问、康有为吗?他们的故乡!恍然大悟。

千灯湖是一座人工湖,占地三百多亩。湖周围有一千三百盏灯。

我在某个清晨来到千灯湖。雾霭沉沉,我仿佛闯入一座仙境,未及修行却突然脱胎换骨。我张开嘴深呼吸,让每一颗极其细微的水粒长驱直入。我知道那不是雾霾,不是那种伪装成雾又居心叵测的东西。她和光同尘,随遇而安,丝丝微冷与清凉涤荡着我肺腑里的闷气。

但雾茫茫的景象并不频繁。更多清晨,你步入千灯湖,湖水一望无际,都是碧绿的颜色。你若徒步行走,要走上好长时间。不如租一辆特别设计的自行车,我在最前面的座儿上“掌舵”,妻子和女儿在后面的两个座儿上蹬车,欢声笑语一路丢于湖中。行进间,会遇到“会车”,是已兜了一圈的情侣或另外幸福的一家三口人,那孩子年龄比我女儿小,兴奋得大呼小叫。

路上,黄发垂髻,怡然自得;面孔,都透着温润和典雅。

夜晚,一千三百盏灯齐齐亮起,不灯火通明,也不格外幽暗,树影斑驳,人影绰绰,夹杂其间有本地人,有外地人,外地人里,有广州人。广州人来千灯湖散步,坐地铁,坐五站,用十六分钟。我特意到千灯湖畔请广州人吃兰州牛肉面——正宗、地道的“牛一碗”,坐地铁来,坐地铁回,无堵车之熬心,无停车之劳神。

2015年12月28日,广州地铁西朗—燕岗段开通,广州海珠区、荔湾区与佛山南海区、禅城区串在一起——串进地铁车厢的人,每天超过三十万,最多每天四十万,每年超过一亿。

这一亿人里,有一半是候鸟。有广州飞往佛山的候鸟,也有佛山飞往广州的候鸟。候鸟飞的线路,是国内第一条跨越两个城市的全地下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路——往明白晓畅里说——是国内第一条城市间的地下铁。

每天几十万候鸟的迁徙是格外生动和别致的。有的是去广州工作,有的是到佛山创业。来去间一个小时。一小时工作圈,一小时生活圈,一小时交际圈——我很羡慕他们飞的这个圈;他们飞的这个圈,比我当年飞的那个圈,缩小了五分之四,体现了百分之百。

2018年初,佛山市领导在谈及广佛同城时说,佛山对接广州的9条地铁线规划建设,将尽快实现两市轨道交通“一张网、一张票”。“十三五”时期,广佛同城化重点交通对接项目,有佛山地铁8号线对接广州地铁6、12、13号线,佛山地铁5号线对接广州地铁5、11号线,广州地铁19号线对接佛山6、10号线,广佛线、佛山地铁11号线对接广州地铁10、11号线,佛山地铁4号线对接广州2、3、7、18号线,佛山地铁2号线对接广州地铁2、7号线,广州地铁7号线对接佛山地铁3、10、11号线,广州地铁17号线对接佛山地铁3、9、11、13号线。

一大张密密麻麻的网。网上,架着一个个窝。一个个窝里,栖息着一只只鸟。一只只鸟,忽而盘旋,扶摇直上;忽而啼鸣,声闻于野。

2100年前,司马迁言,“番禺亦其一都会也,珠玑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之凑”。

广佛,自古就是一个市。也是一片茂密的林子。

写不过来,楝花这样小众,花瓣也这样细碎,在很多情况下应该是被遗忘的一缕香魂。

我坚信:一样的花,总能遇见一样心境的旅人。所以,唐宋以来,仍有许多人写楝花,时至今日,我们在乡村的田垄边,老街的院落里,仍能遇见楝树——

多年前,在成都街头一个诗人开的酒吧门前遇见一排楝树,在初夏时节,幽幽地开着淡紫色的花朵,像是酒吧内喝了点红酒的女子,在春风深处醉意绵绵地说着话,或是向知己倾吐心事。我走在这样的楝花里,看前面有一位穿风衣的女子,一头秀发,有花瓣落在她的头上,也不拿掉,在初夏的风里,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。

其实,二十四番花信风,始于梅花,终于楝花。楝花作为花信风的压轴之作,其美妙程度可见一斑。楝花一开,谷雨就过完了,立夏到了,满世界就铺满了成熟的气息。

难怪有诗人说,如果您错过了流星雨,不妨走到初夏的楝树下,那样一场花语,丝毫不输流星雨的斑斓……

不止一次去过铭传乡,每次都去都是奔着刘老圩。

刘老圩是刘铭传的故居。提起刘铭传,人们便会想起1884年的中法之战,想到台湾。那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。作为台湾首任巡抚,刘铭传为国家和民族立下功勋,如今他的故乡改名为铭传乡,也是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上的英雄。

铭传乡位于肥西县,与六安交界。从合肥出发,往西走约有40多公里的路程。这里,紫蓬山、圆通山、大潜山三山毗邻,大堰湾水库、磨墩水库二水相依。森林茂密,四季鸟语花香。尤其是紫蓬山,为庐阳名山,景色极为优美。

铭传乡为淮军故里,人文荟萃。外有城池城墙护城河,内有住宅的圩堡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肥西圩堡群数量众多,大大小小计有百余座,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刘老圩。

刘老圩是刘铭传1870年回乡养病的时修建的,依山傍水,面对大潜山,金河水穿流而过。圩堡四周环水,深挖壕沟;圩门高大,外设吊桥;圩墙高耸,宽数米,可行人走马,并建有坚固的碉堡、炮台和箭楼,以防外侵之敌。堡内则是华厅高屋,亭院楼阁,花园假山,小桥长廊,池塘花木,以及仓库、米房和马库等,一应俱全。据专家考证,如今恢复的刘老圩只是原先的三分之一。尽管如此,规模亦相当可观。圩内的建筑颇有特点,既吸取了徽派建筑的特点,又以皖中民居风格为主,别具一格。

最特别的是,圩内有一座西洋楼,位于正厅西南角的一处花园内。建筑风格完全为西洋式的,上下两层,砖木混合结构,四周为回廊,栏杆为圆柱形。这在肥西圩堡中并不多见。据说,此处西洋楼当年楼上藏书,楼下住人,是刘铭传经常读书的地方。

历史上的刘铭传是一个奇人,虽出身布衣,起于行伍,与科举无缘,但他书读得不少。史料称他“少读书,喜奇略”,诸如“医药、广奇、占候、堪舆、五行之书”,无不涉猎,“尤好兵家言”,可见其所学甚博。他还长于诗文,著有《大潜山房诗钞》,曾国藩为之作序,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,如同其用兵“横厉捷出,不主故常”。

应该说,刘铭传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,他饱览中外经典,眼界开阔,具有远大抱负。据地方文献记载,刘铭传在家赋闲期间,购置了许多西方报刊、译作,同时认真阅读中国古籍,“静研中外得失”,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。他的座上宾多是一些思想开明、心怀忧患的高蹈之士,如吴汝纶、马其昶、薛福成、陈宝琛、徐润等,这些人个个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。正因为如此,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,刘铭传才会挺身而出,不顾个人安危,肩负起抗法保台的重任。也正因为如此,他才会担任台湾巡抚后,强力推行新政,全面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。台湾的第一条铁路、第一条电缆、第一部电话、第一盏电灯、第一个邮政、第一所新式学校,都出自他的手笔。正如清人陈衍所云,“(刘铭传)抚台,则铁路、电线、邮政、炮台、学堂、船商、火器、水雷诸机械制造,于举国未为之日,独先为之”。因而,他被誉为“台湾的近代之父”,实至名归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先生评价他是“有大勋劳于国家者”,其功业“足于台湾不朽矣”。这些既是对刘铭传的褒奖,更是对某些人所鼓吹的台湾近代化始于日据时代说法的有力驳斥。

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这是铁的事实。长久以来,大陆与台湾紧密相连,其中,仅近代史上就有三个安徽人为台湾做过重要贡献。一个是桐城人姚莹,鸦片战争时,他任台湾兵备道,领导台湾军民抗击英军侵略取得了胜利;一个是唐定奎,安徽肥西人,1874年,日本借琉球渔民被杀害为由,入侵台湾,唐定奎受命率兵入台增援,迫使日军退兵;再者便是刘铭传,在中法战争中,面对当时号称世界第二海军强国的法国舰队的强大攻势,先后取得基隆、沪尾大捷,并坚守台湾达八个月之久,为赢得中法战争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。以上三个安徽人的功绩,不仅是大陆和台湾血脉相承的缩影,也是两岸同根的历史见证。而

季 宇

铭传乡纪行



刘铭传保台建省,前后六年,呕心沥血,其事功勋业,更是有目共睹,彪炳史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。

台湾人民没有忘记他们,尤其是刘铭传至今深入人心。有一年,安徽派出文化经贸代表团前往台湾。这个代表团的名称叫什么,省政府召集各方人士进行讨论。文联的作家、艺术家也被请了去。经过调研,发现安徽在台湾知名度最高的,是刘铭传。最后这个代表团定名为“铭传乡人宝岛行”,一下拉近了安徽与台湾两地距离,受到两岸广泛好评。

有人说得好,不去台湾,不知道刘铭传的影响之大。的确,2013年,我随安徽作家代表团前往台湾进行交流。我们所到之处,都能感到刘铭传的存在。在台湾,有刘铭传的铜像,有以刘铭传名字命名的街道、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。在离开台湾前,当地作家前来送行,提出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前合影。大家站成一排,照完相后,我回头一看,惊奇地发现身后有一块牌子上竟写着“铭传幼儿园”的字样,可见刘铭传的影响无处不在。

据陪同我前往铭传乡的肥西朋友介绍,台湾每年都有大批的访客前来刘老圩参观祭奠,其中包括连战先生等国民党的高层人士。为民众做过好事的,民众永远不会忘记。

此次前来铭传乡,还专程去了刘铭传的墓园。早听说墓园2010年便由肥西县政府修建完成,刘铭传的遗骨也于次年4月正式在墓园安葬。刘铭传抚台六年,最后黯然离去。更令人悲哀的是,在他离台后,他耗尽心血的新政俱被废除。三年后,甲午战争爆发,台湾被割让。刘铭传在家乡闻讯,吐血而亡。

刘铭传是不幸的,但又是幸运的。今天,这位令人景仰的爱国将领终于魂归故里。正如肥西县政府在墓园记中所云,“英雄忠骨,奉安青山;爱国精神,浩气长存;硕德懿行,后人继承”。看着依山傍水,气势雄伟的墓园,缅怀先贤的丰功伟绩,心里油然而起一缕由衷的欣慰。

离开墓园时,天色渐暗。晚风吹拂着。这是六月最好的天气。我们沿阶而下,回头看去,晚霞辉映,墓园已沐浴在一片绚烂和肃穆之中。

大地

